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九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楊簡

錢時附

汪綱

蔣重珍

傅伯成

唐璘

黃師雍

程公許

危稹

呂午

子沆

史彌鞏

陳埴

子蒙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第進士歷官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衆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

章辨之簡上書言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
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
之未幾亦遭斥奉祠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
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奉祠嘉定元年寧宗
更化授祕書郎歷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漏
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
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勢家第宅障官河
卽日撤之城中謹誦名楊公河在郡廉儉自將奉養非
薄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
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携緣道哭送累遷將作監兼史職

轉朝散大夫有疾請去兩奉祠進至寶謨閣待制理宗
卽位進直學士後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
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終寶謨閣
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所著有甲槩乙槩
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等書簡師事陸
九淵而門人錢時最著

時字子是淳安人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旣
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
主講席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延講郡庠論議宏偉聞
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授祕閣校勘未幾出佐浙

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旋求去授江東帥
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
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侍御史義和之子簽書樞密院勃
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
司戶參軍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
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大原歷
知蘭溪縣決澗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
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
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

俾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網力止之後歷知高郵軍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修之以勞加秩提舉淮東常平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帑儲空竭綱扶擿隱伏凡虛額無實詭爲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旣盡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爲椿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移疾乞閒得直祕閣知

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許禱雨龍瑞宮有物
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
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
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屬邑諸縣瀕
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漑之利甚博勢家巨室
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旣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
溢入邑居田閭澆蕩瀕海藉塘爲固隄岸易圯鹹鹵害
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
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
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

因任理宗卽位連加寶謨閣待制值水災綱發粟蠲賦
捐瘠頗蘇紹定元年召赴行在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
中民力如何對曰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
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
秩守戶部侍郎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
者綱於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
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公庭
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服用不喜奢麗雖
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末舉進士第一歷簽判奉

國軍理宗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
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次論苞苴盛行民罹其害
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嘗
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憊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
都火應詔其略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
下親攬大柄盡破私恩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天
下皆曰此丞相意夫九廟至重不防於火之未至而焦
頭爛額獨全宰相之居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
不知有君父矣昔史浩兩入相數月卽罷孝宗之報功
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

實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崇觀
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
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
為君難。六箴召為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
上五事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
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槩。帝稱其平
實，累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
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席，而以他故
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
特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衄，謀復舉重。

珍言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
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敝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
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除
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促入觀
而疾亟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傅伯成字景初祖察在忠義傳伯成少從朱熹學登進
士第歷官知連江縣有惠政慶元初擢至太府寺丞屢
論事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爲本推喜道意行之
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祕伯成言天下之勢

譬如乘舟歲月既久罅漏寢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敗乃
欲徵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
率往唁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官師相規時也以
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曰失民心隨軍政啓邊
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爲湖廣總
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
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罷之嘉定中歷
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史彌遠
意令有所彈劾將引共政伯成謝曰吾豈傾人以爲利
哉遂乞詔大臣以公減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

修撰知建昌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召赴闕以病
辭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卽位升直學
士落致仕予祠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
說詔進一官寶慶初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擢
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
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向
呂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
而不言誰當言者疏入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
官提舉鴻慶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
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邪詞色俱厲常慕尸諫草疏畢

朝服而逝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

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第進士時臺臣
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
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歷官知晉陵縣端平中擢監察
御史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
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
非疏遠正人狎昵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
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
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
媼媪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

日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
行類楊綰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
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平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
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母使天變寢
極人心愈離也理宗爲改容又請號召士豪經理荆襄
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
遇自是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子士昌招
權納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李鳴復甘心諂鄭
損得薦入朝又結史元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鳴復
不行而範去璘遂力因外疏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嘉

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就詔璘公
建康太平池州江西尋加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略
安撫使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
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初問
臺命皇駭不敢詣闕其母詰之對曰此官須爲朝廷爭
是非一拂上意或逆權貴恐重爲大人累母曰吾有而
兄在而勿憂璘乃就職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介再見
至切劘上躬帝益嚴憚之蓋得母教之助云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榦學入太學寶慶二年
第進士爲楚州官屬秩滿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調婺

州教授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皆薦之宗勉在政府力
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
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之龍溪行簡
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
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院又曰相府
密邇故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浸盛博士
劉應起疏論帝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
疑師雍諷御史梅杞數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
邵武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尋亦遷監察御史首
疏嵩之之黨金淵竄之再疏趙綸項容孫史宥之皆斥

去嵩之之終喪也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列疏
請竄斥師雍亦上疏論列帝即日勒令致仕權直舍人
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貼職如宰臣故事遂得守金紫
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
也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
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免所居官又乞籍
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昴英劾臨安尹趙與魯
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二人鄭案乘間劾之又嗾同
列再疏以昴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
葉闔乃與魯腹心也琰昴英去國案復薦周坦葉大有

入臺日排擊善類江萬里吳潛皆不免而陳瑛爲監察御史與宓坦等合爲一師雍獨立宓惡之尤甚日圖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率謂災由宓坦等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僞撰匿名書論之師雍力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因發其僞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宓指爲阿附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未幾宓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婦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

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
兼侍講卽力勾去清之猶冀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爲
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
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寢之清之卒起爲左史
旣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師雍簡淡寡
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其於表正之辨甚明故博采
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敘州人嘉定中第進士歷知
崇寧縣有惠政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關
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擢李璣代之辟公

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
佐之節浮費䟽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足時諸將乘亂抄
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
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吳彥者緘僧牒於書尾以
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端平初授大理司
直遷太常博士嘉熙元年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
峴逢君希寵狎爲邪說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陛下宜
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爲心而叅酌於漢之帝待厲王我
太宗待秦邸故事以召和氣弭菁災特在一念轉移之
頃耳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爲峴劾去差立管雲臺

觀如衢州未上政江東宣撫司叅議官不赴李宗勉入
相以著作佐郎召歷遷將作少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淳祐元年遷祕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
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爲右正言濮斗南論罷尋以直
寶謨閣知袁州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
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爲伍之語遂以舊職
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爲伍耶退處二
年召赴行在屬史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公許密
柬韓祥噉殿中侍御史王贊奏寢召命帝雖曲從而意
不悅及遂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是日

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杜範三制皆公許爲之
兼權中書舍人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
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
忌者專莅其事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入不報物論沸
騰臨安尹趙與鷲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
鷲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詔殿中侍
御史鄭察來回儒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
權禮部侍郎差充執綬官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
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公許
繳奏士昌罪重恐其積習沉痾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

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以疏示清之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公許自繳去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議大夫鄭家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疏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旣出之令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

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
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
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葉殿中侍御史
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黃
門取垓疏入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
黻等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繼論之朝廷尋授
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進龍圖閣學士
致仕贈宣奉大夫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
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
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

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革講義進故事
行世

危積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第進士孝宗爲更之歷諸
王宮教授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累升著作郎兼
屯田郎官積始進對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顯意於守是
歲春至夏不雨積應詔言安邊所征歛之害與無罪籍
沒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
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柴中行去國
積賦詩送之迂史彌遠出知潮州尋以通徐僑書論罷
與祠久之知漳州漳俗不葬往往棲寄僧刹積命營高

燥地爲義塚二約期責之其無主名及力弗給者官爲
葬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經總制無名錢歲
五千緡爲民病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積䟽于朝悉
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積不欲辯卽自請以歸久之提舉
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爲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積性
至孝直德秀嘗薦之又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
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玉府
曰藥山弟和字祥仲亦登第歷知德興有惠政有蟾塘
文集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第進士歷當塗縣丞陳貴誼守太

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辟爲幕屬僑而
僑迂史彌遠以言罷午後知餘杭縣亦以言罷然午自
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
事差知龍陽縣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
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遷至太府寺簿拜監
察御史理宗親擢也鄭清之喪帥至是丁黼死於成都
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韓杜杲在淮西
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周葵在淮東
不出兵應援午䟽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
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

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具錄院檢討官
出知泉州初左相李宗勉以葵之言爲疑後察午獨立
無黨始賢之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內怨所
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鄧味嗾董復亨論罷
奉祠再移浙東提刑復爲監察御史已而兼崇政殿說
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以午聳劾王瓚姻家史洽遂
以瓚爲右正言午卽治裝去上手詔趣留議論愈不合
遷起居郎兼史院官至中奉大夫開居一紀卒年七十
七累贈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累遷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

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歷
歷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
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
廢十七界會子行闢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
監簿急令言者論殺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
論仍雲臺觀起知梓州未赴與仙都觀德祐元年三學
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一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
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端平
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

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應詔上書謂修省未至者
五且及濟邸冤謂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
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
獄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釐戶爲五甲
乙振糴丙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百一十四萬人召爲
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勾祠遂以直華文閣
知婺州時年已七十凶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
十真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
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皜然不污有如此五子
長育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冑之子蒙

卿亦進士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陳頊字和仲鄞人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第一
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
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
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
人而恩數踰等蓋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頃
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頃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
教授以去理宗詔求言頊上封事直聲聞天下與郡守
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
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上嘉納之

遷大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塤步往玉牒所盡藏
玉牒于后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
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遷太常博士獨爲袁
燮議諡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諡有美惡
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于乞諡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
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諡以戒後來乃諡曰榮
原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蚤正典刑大明
黜陟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
以正主德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塤曰好名
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

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勾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頃出知常州改權州改提點都大坑治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嘗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姍恃勢黷貨頃親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橫倉害頃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頃治福所以報丞相也或傳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

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
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加墨徇于市囚之園土以吏
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成相慶以爲得師未幾
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
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又言任用混殺薰蕕同器
遂使賢者恥與同群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歎墳乞補外
不許又辭免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
墳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
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
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

丑歲墳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
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
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人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
國政闕失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
其家惟青氎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
侍郎召不赴卒

論曰楊簡汪綱之學術度越世儒施諸政令人百世不
輟思信乎學道愛人也蔣重珍積誠寤主疊疊獻替傳
伯成好善疾邪垂沒不忘忠唐璘切廟闕失令天子嚴
憚皆古之遺直也黃師雍程公許危稹呂午咸始終特

立歷忤權相不少貶而史彌鞏爲彌遠之弟陳垣其甥
亦不附親昵圖速化其大節均足多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所著有鶴林集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于柔寶慶二年進士歷通判潭州帥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累遷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卽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爲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爲安撫時韡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韡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卽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通判坐罷削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欲罷韡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韡門生也前日

之白公事也苟譁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
乞閒明通判無罪識者寔之遷至刑部侍郎兼給事中
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
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
開奏免罷歸竟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聞經孫去國曰
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陳埜字子爽嘉興人敷歷中外至右文殿修撰知平江
府兼淮浙發運使最聞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權
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入奏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
恥使知名義爲重利祿爲輕又言請以從官倣古昔入
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爲諸路憲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
運使繫銜假之使名示與庶官別仍乞除授自臣始後
屢以爲言理宗不許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
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累遷戶部尚書暫兼
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
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久之加端
明殿學士卒諡清毅塏屢歷節軍民愛戴幕客盛多
而塏又樂薦上所著可齋說藁二十卷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自知崇仁縣擢
言職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爲皇子
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逐丞
相丁大全復起潛爲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
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
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吳潛幾
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
書疏藁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
當臨變寡斷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迺按劾丁
大全請加竄斥疏言內莫急於蘇氏瘼外莫急於計軍

實又言時政四事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爲
勸糴軟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
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
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
舉常平以抹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累
擢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
輒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以
論事爲忌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迂當
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
建寧府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錄黃久之起江

東漕使辭南海寇作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
略安撫使寇悉平南海大治屢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
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清海軍節度使力辭隱
九峰子元高亦第進士

洪芹适之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登進士第累遷將作少
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
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
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丁大全罷
相出典鄉郡芹繳奏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乞追官
遠竄以伸國法沈炎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

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旦視
爲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遷禮部
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
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洪人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兼
書省祔中作佑聖觀以內侍董宋臣董之宋臣逢迎
意起梅臺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
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天錫累疏言天下
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
理宗力護之令吳燧宣諭再三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

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未嘗不畏人主之知
 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
 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
 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去原早賜裁斷越月
 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之小人之辨蜀
 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
 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
 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懇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
 事有司而申劾宋臣併盧允升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
 天錫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言雖不果行然終

宋世闡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力而天錫亦自是
去朝廷矣起知潭州遷廣東轉運判官咸有治績兩擢
皆固辭度宗卽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監察
御史張桂劾罷之乃䟽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
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遇事
無敢諍之臣累擢又皆辭旣而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
許召爲刑部尚書詔守臣趣行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
學士奉祠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
士仍舊祠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
以規君相贈正議大夫謚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

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味言發
墨陽巖文集

牟子才字存叅井研人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
子才閉戶讀書人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李方子嘉定末
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洪雅縣尉久之歷史館
檢閱蓋李心傳修中興四朝國史薦子才自助也子才
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
問甚悉命宰相優擢之會李宗勉卒史嵩之獨相頗怨
子才言已子才亟請外通判吉州徙衢州日食求言極
陳時政既踰年自願歸子監簿兼史館校勘遷太常博士

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謬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案及臨安府尹趙與篋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案遂罷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黨別之傑其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祕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丞相謝方叔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復兼史館檢討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納私謁溺近習勞土

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
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
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卽
出關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
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
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
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
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
罷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
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

起居郎子才恥與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泰來子才亦請去不已上不允升兼侍講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卽書行爲敘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子才不可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捷聞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湯漢黃蛻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蛻譽嵩之罷蛻正字去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

見也又言首蜀尾吳幾一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
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
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
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吳子聰之姑知古爲
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帝曰
子聰之除將一月乃始繳駁何也子才曰錄黃二十餘
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
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
州待次子才力辭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例
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懇免至郡首教民孝

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頒之間詣學爲諸生講說
經義修戰艦造兵仗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十石益之又
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
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
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
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鞮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
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
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
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
旅蹠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鞮

及黃庭堅返棹二圖各系以贊庭堅守太平方九日被
讒而罷事與白同也宋臣大全聞而銜之嗾御史劾子
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賊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
密以槩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
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
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灼
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
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
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卽
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溫州又嗾

顧文造飛語目子才爲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
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子才至北關請內引奏事
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
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
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
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
累擢禮部尚書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度宗在東宮雅
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卽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請
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
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彙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

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熾大理少卿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歷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天久陰雨貔孫貽書政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丁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官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貔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歷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誤國之罪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亟上疏言鑿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蠶起必不可遂止貔孫在講

筵言及宋臣撓政事迂旨遷大理少卿歷祕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公田吏竝緣爲姦魏孫䟽其敝推春秋尊王紂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升侍御史侍讀魏孫之再入臺屬疆場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道似道擅命魏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魏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卽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魏孫

使者旁午於道而魏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四官有文集奏議行世

潘枋字庭堅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枋對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士以致人和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枋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枋調鎮南軍節度推官歷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熙寧日食鄆縣掩骼著爲令故王一杯淺土

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_禮祖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
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收用而枋卒

鄧若水字平仲井研人博通經史能文章吳曦叛州縣
莫敢抗若水爲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刳雞
盟其僕曰明日謁知縣我顧汝卽殺之僕佯許諾至期
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况知
縣乎若水乃仗劔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道聞曦死乃
還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
極論其姦彌遠怒將寘之罪或爲之解乃已理宗卽位
應詔上封事略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

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今宜繪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榘其爪牙也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未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

謂收大權以固大位策之次也不行又有一焉曰
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夫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
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爲帥庸人
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卽位乃敢
倔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
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制置司不敢爲附驛卻還之
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反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爲
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
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願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
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斷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

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汗

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

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諭筆吏使竊錄之允恭懼并及

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翌日出若水通判寧國府

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爲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

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若水雅思其鄉乃從賈似道

辟叅京湖軍事因而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劫之若水危

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爲學

務躬行恥爲空言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

子義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絕人築山皆

以與捍衛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馮去非字可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著書二百餘卷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真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黃濤欲以爲佛寺時已許薦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爲宗學諭丁大全爲左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閭言不可帝爲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之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乘間致大全意願母遽歸少

身及...
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卽下去非奮然正色曰斯
言何爲至我絕之不復與言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歷崇仁丞直德
秀入叅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
湯可救之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
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
爲言官以私憾論罷知餘于縣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
道總領京湖剋剝至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脈傷民命
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左
樞密院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卽位以

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
積包滌學最有淵源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
論曰理宗初制於權臣繼惑於嬖倖歷年久積蠹可勝
道哉危昭德音省費始宮闈度正言聖學始正家吳泳
言弭災以吏酷兵黷爲戒车子才言不宜路宣和外謬
陳埜請砥礪士大夫廉恥徐經孫阻賈似道公田洪天
錫朱貔孫屢論董宋臣等之害政劉應龍洪芹先後劾
丁大全且白吳潛之枉斯於侍從匡導之職咸克舉矣
若潘枋鄧若水馮去非羅必元懇懇以敦倫斥姦恤民
爲言罔避忌諱謂小官能憂國忘身若茲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